

如何做大國

世界秩序與中國角色



目 錄

自 序 / 011

第一章 世界秩序與中國

40 多年以來，關於世界秩序曾經出現過三次大討論。21 世紀世界秩序的建立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全球大討論是第一步。如果我們不參與這場討論，那就等於我們自己放棄了話語權，放棄了為建立世界新秩序做貢獻的機會。

關於世界秩序的討論 / 017

如何理解“一帶一路”的倡議 / 022

圍繞亞投行的全球大辯論 / 027

亞洲能解決自身的安全問題嗎 / 033

歐洲在中國外交棋盤上地位上升 / 035

習主席成功訪美的啟示 / 039

重視全球大反思 / 046

中國堅持不結盟 / 049

從戰爭中吸取教訓 / 055

第二章 中國外交需要大戰略

形勢的發展迫切要求中國制定一個全球大戰略，這是因為：第一，中國同世界的命運已經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第二，中國已經來到世界舞台的中心；第三，世界對中國的需求在上升，需要中國在全球舞台上發揮更大的作用；第四，中國面臨的種種挑戰也在上升。

中國外交的基本戰略判斷 / 063

抓住用好戰略機遇期 / 068

推進中美關係發展的重要思路 / 074

一次影響深遠的歷史性會晤 / 078

中美關係：新階段，挑戰多，有希望 / 082

“我這次訪歐是為和平而來” / 087

中法關係：順勢而為，影響深遠 / 091

亞洲金融合作面臨巨大機遇 / 098

構築中日戰略互惠關係 / 100

與南亞合作的天時、地利、人和 / 106

重視正在崛起的非洲 / 110

第三章 如何做大國

世界為甚麼願意同中國合作？因為我們沒有把中國經濟的成長成果只留給自己，而是與世界分享，這樣我們也實現了互利共贏。今後我們要繼續發展，也必須堅持這一條路，而不是靠武力去征服人家。

認識一個真實的中國 / 115

冷靜客觀看待國外對中國的評論 / 118

中國夢不是中國要領導世界 / 121

世界也需要中國夢 / 124

中國夢與軟實力 / 128

狹隘的民族主義害人害己 / 133

講好中國故事 / 137

文明對話是人類進步的動力 / 140

偏激不是愛國 / 143

不要狹隘地理解中國形象 / 148

第四章 歷史是一面鏡子

進入 21 世紀以來，國際關係的變化充分說明，誰舉起戰爭的旗幟誰就會走向孤立，誰就會喪失人心。誰舉起和平、發展、合作的旗幟，誰的路就會越走越寬廣。中國在國際上高舉和平、發展、合作的旗幟，顯然，是對世界大有好處的。

中國重返聯合國四十周年的感悟 / 155

中國入世談判二三事 / 158

沒有南方談話，就沒有中國的今天 / 163

小平同志的外交智慧 / 166

鄧小平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 171

對蘇聯解體的思考 / 175

伊拉克戰爭有感 / 182

坦贊鐵路的意義 / 185

第五章 走向世界的心態與姿態

過去 30 多年中國大發展的成就說明，中國改革開放、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是走對了。我們的大發展是在開放的條件下實現的，沒有開放就不可能取得這樣的成果。要發展，就必須開放，必須走向世界。

創新驅動發展 / 193

民營企業家組團訪歐的意義 / 198

中國企業全球化之我見 / 202

民辦教育對提高國民素質大有可為 / 207

城市形象是生產力 / 213

城鎮化是大課題 / 219

綠色的召喚 / 222

南極的啟示 / 227

自序

今天的中國和世界都處在一個深刻的變化過程中。變化的深度和廣度在中國歷史上，乃至在人類歷史上幾乎都是前所未有的。在世界大變化中，最大的變量是一批發展中國家崛起，其中中國的崛起是最引人矚目的。中國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大發展，中國大地上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1978年中國的GDP僅為1481億美元，排在世界第九位；2014年達到了10.3萬億美元，排在第二位。我們崛起的勢頭如此之迅猛，完全出乎世界的預料，我們中國人自己也沒想到會如此之快。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更加凸顯了中國的作用，我們接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

在全球化的世界上，中國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是第一次。我們曾經在人類歷史上領先了1000多年，但當時的世界與今天的世界很不一樣。當時的世界是割裂的，而不是像今天這樣深度地相互依存。

在上述背景下，如何當好一個大國？如何當好一個大國的國民？這兩個問題就尖銳地放在中國和中國人的面前，你想躲也躲不開，必須正視。如何正確地回答這兩個問題，世界上和中國國內均眾說紛紜，存在著各種不同的觀點。從某種意義上說，今天的世界也好，今天的中國也好，好像正處在一個“百家爭鳴”的過程之中。上述兩大問題也正是中國正在發生的百家爭鳴的重要內容。

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要回答好這兩個問題絕非易事，需要很長的時間。中國的崛起是一個新事物，而且我們還在繼續崛起。對於中國的崛起，世界有一個適應過程，我們中國人自己也有一個適應的過程。這兩個過程是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

如何當好一個大國？中央從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做了明確的回答：中國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不擴張，不稱霸。我們主張以合作共贏為核心構建新型國際關係。中國追求的目標是成為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國家。

如何當好一個大國的國民？這個問題是向中國國民提出來的。今天中國的國民與世界接觸很多，我們每年有上億人出境，走向世界，每年有幾千萬外國人來到中國。在同外國人交往的過程中，你的言談舉止都會給對方留下印象，這種印象對於中國的形象、對於世界如何看中國都會產生影響。我認為有三點至關重要：謙虛、淡定、理性。

謙虛，這是因為我們接近了世界舞台中心。居於世界舞台中心的國家，當然要對世界的走向發揮更大的作用。國家和人一樣，一個人來到了舞台的中心，能夠對聽眾產生重要的影響，你不謙虛行嗎？在這方面我們不能學美國，也不能學前蘇聯，不能搞霸權主義，不尊重小國、弱國，對其他國家頤指氣使，那是注定要倒霉的。

謙虛就是要堅持大小國一律平等，不能有半點大國主義。毛主席早在1956年就告誡我們要謙虛，他說：“不但現在應當這樣，四十五年之後也應當這樣，永遠應當這樣。中國人在國際交往方面，應當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大國主義。”^①

謙虛不是裝出來的，而是真心實意的。過去30多年我們之所以發展得這麼快，就是因為我們實行改革開放，我們虛心學習了世界各國的長處，吸收了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

淡定是自信的表現。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取得了獨立和解放。今天我們在黨的領導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改革開放，正在富起來。我們的方針是正確的，一定能夠實現兩個百年目標，實現

①《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311—312頁。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還因為世界大勢對我們有利，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的主題。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時代潮流正在推動著世界的進步，我們中國人就是藉了這股東風不斷發展和進步的。

對於中國的崛起，世界的反應不一：有贊成的也有反對的，有支持的也有懷疑的，有讚揚的也有謾罵的。淡定就是我們知道這些情況是必定會發生的，關鍵是我們中國人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其他就好辦了。

理性有兩層含義，一是對於各種責難、攻擊和誹謗，我們要沉得住氣，不要一碰就急，就跳，就大發雷霆，那是無濟於事的。有些人骨子裡是不喜歡中國的，仇恨共產黨，仇恨我們的社會制度，對中國的崛起感到反感。我們沉得住氣，因為我們知道這樣的人是極少數的。他們種種敵視中國的表現正是因為我們取得了成功。

二是我們要講道理，要把中國的政策對外講清楚，要把中國崛起的動力對外講清楚，要把中國崛起給世界帶來的好處對外講清楚。我們必須堅信人類的多數是好人，多數是講道理的，我們寄希望於人類的多數。我們講道理主要是講給人類多數聽的，只要我們講的道理站得住腳，持之以恆，人類的多數是會理解的。

感謝我的夫人施燕華對我的理解和幫助。感謝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副理事長陳燁對我工作的大力支持。感謝在我身邊工作的趙婷婷、胡佳裕、白岩松，佳裕出力很多。沒有他們的支持與幫助，我這本書是不可能問世的。

最後我必須強調，本書是我的一家之言，難免有不當和錯誤之處，切望讀者給予批評和指正。

吳建民

2016 年春於北京

第一章

世界秩序與中國

40 多年以來，關於世界秩序曾經出現過三次大討論。21 世紀世界秩序的建立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全球大討論是第一步。如果我們不參與這場討論，那就等於我們自己放棄了話語權，放棄了為建立世界新秩序做貢獻的機會。

關於世界秩序的討論

基辛格博士 2014 年出版了一本題為《世界秩序》(《World Order》) 的新著。基辛格是美國政界的元老，全球著名的戰略家，2014 年他已 91 歲高齡，曾經為從尼克遜開始的七任美國總統服務過。他的《世界秩序》一書問世正在全球引發一場關於世界秩序的討論。這場討論值得我們中國人關注和重視。

在我的外交生涯中，我在 20 世紀 70 年代和 80 年代先後在美國常駐了 10 年，認識基辛格時間很久了。不久前，他在紐約請傅瑩和我共進午餐，見面時他很高興，稱我是他的老朋友。他還送了我一本親筆簽名的《世界秩序》一書，他說：“建立世界秩序，美中是關鍵。”

40 多年來，關於世界秩序曾經出現過三次大討論。第一次是 1974 年關於原料和發展問題的聯合國第六屆特別聯大。那次大會是時任不結盟運動主席、阿爾及利亞革命委員會主席布邁丁倡議召開的，得到發展中國家的大力支持，也是聯合國歷史上的一次重要會議。中國政府對那次會議十分重視，毛主席決定由鄧小平同志率領中國代表團出席。鄧小平在大會上發表演說，闡述了中國政府對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看法和主張。我本人當時正在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工作，參與了特別聯大的籌備和會議全過程。

第六屆特別聯大的舉行絕非偶然，其背景是：1973 年 10 月 6 日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10 月 17 日，為了聲援埃及和敘利亞，中東的阿拉伯產油國決定減少石油生產，並對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實行石油禁

運，以懲罰西方國家在第四次中東戰爭中支持以色列的行為。阿拉伯產油國採取的行動導致石油價格暴漲，在兩個月內，從每桶 3.01 美元漲到了 11.65 美元。石油提價和禁運使西方國家經濟出現一片混亂，引發了“二戰”結束以來西方世界最嚴重的經濟危機。

阿拉伯產油國的行動給了發展中國家極大的啟示，使他們認識到，掌握原料和資源能夠發揮巨大的威力。70 年代的世界經濟秩序是由西方主導的，把資源和原料的價格壓得很低，保護了西方發達國家的利益，損害了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在第六屆特別聯大的一般性辯論中，許多發展中國家的領導人和外交部長慷慨陳詞，揭露了西方殖民主義者對發展中國家的掠奪、剝削和壓迫，認為這是造成發展中國家貧困的根本原因。我當時在現場，感到那是一次對西方殖民主義掠奪、剝削第三世界的控訴會。會議開得很熱烈也很成功，大會通過了《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宣言》和《行動綱領》。

第六屆特別聯大是發展中國家在戰後對世界經濟秩序進行的一次衝擊。儘管這次特別聯大對西方世界有震動，但是必須看到，當時發展中國家佔世界經濟的總量是有限的。這次衝擊對當時的世界經濟秩序帶來了一些變化，但大的格局沒有變。

全球關於世界秩序問題展開第二次討論，是在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冷戰走向結束，世界格局發生大變化的時候。鄧小平同志敏銳地認識到，這種變化必定會帶來世界秩序的變化。1988 年 12 月 2 日，鄧小平同志在會見日本貿促會訪華團時又明確指出：目前是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的時期。國際政治領域由對抗轉為對話，由緊張轉向緩和，出現了许多新的情況，因此應該提出一個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的理論。他指出，在新的國際形勢下，超級大國應該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來代替霸權政治。1988 年 12 月 21 日，鄧小平同志在會見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時明確指出：

世界上現在有兩件事情要做，一個是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一個是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關於國際經濟新秩序，早在 1974 年我在聯合國發言時，就用了很長時間講這個問題。這個問題我們一直在提，今後也還要提。至於國際政治新秩序，我認為中印兩國共同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最經得住考驗的。^①

1989 年 11 月 9 日，柏林牆倒塌，德國走向統一，東歐發生劇變，蘇聯走向解體。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見此形勢躊躇滿志。1990 年 9 月 11 日，美國總統老布殊在國會參眾兩院的聯席會議上，提出了建立世界新秩序的目標。1991 年，老布殊又在國情諮文中明確提出了要由美國來領導建立世界新秩序。

1992 年 1 月 31 日，安理會應英國的倡議，在紐約舉行了首腦會議，討論如何鞏固和加強聯合國在處理國際事務中的地位及作用。我當時擔任外交部新聞司司長兼發言人，隨同李鵬總理出席了安理會的這次首腦會議。在現場的感覺是，英國倡議召開這次首腦會議實際上是要配合老布殊提出的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問題。李鵬總理在會上發言，代表中國政府闡述了中國關於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立場。

冷戰結束後，美國和西方的精英階層欣喜若狂、得意忘形，認為蘇聯解體表明西方是冷戰的勝利者，“歷史終結了”，他們可以把自己的那一套推向全球，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然而，世界的多樣性是客觀存在，要把全世界都改造成美國那個樣子是不可能的。冷戰結束以來，世界沒有按照西方所希望的方向變化，而是沿著自身發展的軌跡前進。一批發展中國家在迅速崛起，國際力量對比發生重要變化，國際關係的重

^①“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準則建立國際新秩序”，《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 10 月，第 282—283 頁。

心正在從大西洋向太平洋轉移。

第三次關於建立世界秩序的討論，大概可以說是由基辛格新著《世界秩序》引發的。2014年10月中旬，亞洲協會在美國召開了一場題為“亞洲的崛起和我們共同的未來”的研討會，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主任委員傅瑩和我應邀出席了會議。基辛格在會上發表了講話，介紹了他新書的觀點。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一書中強調指出：“美國和中國是世界秩序兩大不可或缺的支柱。”基辛格還認為，美中兩國要坐下來談如何構建21世紀世界秩序。

你不能不佩服基辛格博士的洞察力。他看到了亞洲的崛起，中國的大發展，認識到美國已不可能單獨來主宰世界事務。在新世紀建立世界秩序，美中兩國作為全球第一大和第二大經濟體，當然是關鍵。

看來全球一場關於世界秩序的討論方興未艾，我們必須認真對待。

在中國幾千年的文明史上，過去從來沒有人來找過我們討論如何建立世界新秩序。過去幾百年的世界秩序，是西方主導建立的，他們也從來沒和世界其他各國商量過。現在，人家要找我們來討論建立世界秩序的問題，這是世界大變化、中國大發展帶來的結果。對於中國而言，這既是機遇，更是責任。這也是對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一種承認。1991年，中國的GDP僅為3794億美元，美國是6.17萬億美元，美國是中國的16倍。2013年中國的GDP上升到9.24萬億美元，美國為16.8萬億美元，美國是中國的1.8倍。小平同志講，“發展是硬道理”，這是千真萬確的。

21世紀世界秩序的建立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全球大討論是第一步。如果我們不參與這場討論，那就等於我們自己放棄了話語權，放棄了為建立世界新秩序做貢獻的機會。那是不負責任的行為，也無法向世界和子孫後代交代。

今天到了我們中國人應該仔細思考如何建立21世紀世界秩序的時

候了。我以為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一方面要繼承毛主席、周總理、小平同志給我們留下的好東西，那就是經過戰後歷史考驗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小平同志明確指出，要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建立國際政治和經濟新秩序。這個我們必須堅定不移地堅持。

在 21 世紀建立世界秩序的過程中，我們必須堅定不移地支持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潮流，大力推動各國在利益匯合點的基礎上發展合作，建立多層次、多領域的利益共同體，使人類的相互依存度不斷加深，這是世界走向和平與繁榮的根本保證。同時我們要堅決反對冷戰、對抗、衝突、仇恨的潮流。我們這樣做，既是考慮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也是考慮全人類的根本利益。我相信，我們同世界各國一道，推動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時代潮流，就一定能夠在 21 世紀建立一個有利於持久和平與共同繁榮的世界秩序。

如何理解“一帶一路”的倡議

2013 年 9 月 7 日，習近平主席訪問哈薩克斯坦期間，在納扎爾巴耶夫大學發表講話，提出了構建“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倡議。同年 10 月 3 日，習近平主席又在印度尼西亞國會提出了共同建設“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倡議。這兩個倡議被概括為“一帶一路”開放包容的經濟合作倡議。這是在中國外交史上，中國領導人第一次提出涉及 65 個國家、44 億人口的影響深遠的倡議。實現這個倡議需要好幾代人堅持不懈的努力。這個倡議提出後引起了國內、國際輿論的廣泛關注。王毅外長在 2015 年 3 月 8 日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強調指出，全面推進“一帶一路”的建設是 2015 年中國外交的重點。

“一帶一路”是習近平主席經過深思熟慮提出的重大倡議，既考慮到全球形勢，又考慮到亞洲的需要以及中國國內的情況。

從全球情況看，當今的國際形勢呈現出三個中心。

冷戰、對抗、局部戰爭與衝突的中心在中東和北非。2010 年的“阿拉伯之春”引發了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大地震，一個個強人倒台，整個地區陷入了長期的動盪之中。敘利亞內戰持續了 3 年多，造成 20 多萬人死亡，幾百萬難民流離失所。2014 年 6 月 29 日又冒出了一個“伊斯蘭國”，兇狠殘暴，遭到國際社會的強烈反對。國際上已經形成了一個反“伊斯蘭國”聯盟，有 54 個國家和歐盟、北約以及阿盟等地區組織參加。北非地區，利比亞戰爭之後，利比亞陷入了長期動盪的局面，正淪為“伊斯蘭國”在北非的基地。中東、北非地區是當今世界各種矛盾集中反映的地方：世界大國在這裡較量，地區大國在這裡角逐，巴勒斯

坦和以色列的衝突在這裡延續，民族矛盾在這裡惡化，教派仇殺愈演愈烈。這個地區的動盪眼下還看不到一個完結的時候，給中東、北非地區的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這麼一個動盪、衝突、局部戰爭的中心吸引了國際社會和大國外交上的注意力。

全球金融危機的中心在歐洲。2008 年一場突如其來、破壞力極大的金融危機首先在美國爆發，美國成為金融危機的中心。但是後來，隨著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惡化，全球金融危機的中心逐漸轉移到歐洲。金融危機已經持續了 7 年，但是歐洲人仍然在同金融危機的後果進行苦鬥。2014 年爆發的烏克蘭危機對於歐洲而言無疑是雪上加霜。這就使本來在國際關係中非常活躍的歐洲，注意力內向。

全球經濟增長的中心在東亞。過去幾十年，東亞是全球經濟中增長最迅速、最有活力的地區。東亞的經濟增長率大約為全球平均增長率的兩倍以上。東亞作為全球經濟增長中心的形勢在延續，這就帶來以下三個影響深遠的結果。

一是東亞國家特別珍視東亞作為全球經濟增長中心的地位，不會做任何事情來破壞這一地位。

二是世界上的主要大國和國家集團沒有一個想要破壞東亞作為全球經濟增長中心的地位，因為東亞的增長是全世界所需要的。

三是東亞所面臨的有利於自身發展的國際環境依然存在。儘管在東海和南海，我國與鄰國圍繞領土爭端出現了一些摩擦和緊張形勢，但是大家都主張通過外交途徑來解決現存的分歧，沒有一個國家主張武力解決。

三個中心的形勢告訴我們，東亞作為全球經濟增長中心的地位變得越來越重要。從亞洲看，東亞發展最快、勢頭最強勁，南亞正在積極趕上，中亞相對滯後，西亞動盪。東亞有大約 22 億人，南亞有 16 億人，中亞有 1 億人。“一帶一路”的倡議從本質上看，是要把東亞、南亞和

中亞連接起來。這三個地區的國家之間經濟上有很強的互補性，“一帶一路”的構想將會推動這三個地區之間的合作，為亞洲經濟的持續增長提供源源不絕的動力。

從中國的情況看，30 多年的大發展，我們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舉世公認。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使中國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2014 年我國的 GDP 總量突破了 10 萬億美元的大關，但與此同時，我們也面臨著嚴峻的挑戰，諸如經濟增長速度放慢、環境污染嚴重、經濟發展模式轉型步履維艱、產能過剩。

30 多年改革開放的經驗告訴我們，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國所面臨的問題、亞洲所面臨的問題乃至世界所面臨的共同問題，只有通過國際合作才能解決好。

習近平主席說：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他還指出：中國夢是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夢。十分明顯，閉關鎖國是無法實現中國夢的。實現中國夢一定要改革開放，一定要高舉合作共贏的旗幟，同世界各國進行合作。因此，“一帶一路”也是實現中國夢的一個關鍵性步驟。

“一帶一路”的倡議也適應了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期望。隨著中國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國際社會期待中國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一帶一路”就是我們向國際社會提供的公共產品。其根本目標是為了實現歐亞大陸的持久和平與共同繁榮。隨著“一帶一路”這個宏偉的倡議逐步地實施，東亞、南亞、中亞的合作進一步加強，必定會對美國、歐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經濟增長有強勁的推動作用。習近平主席倡導以合作共贏為核心構建新型國際關係，“一帶一路”的倡議就是我們為構建新型國際關係所做的具體行動。

當然，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一帶一路”的倡議既是前所未有的機遇，又是前所未有的挑戰。2015 年 3 月 12 日，我在新加坡南洋理

工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對來自政界、商界、外交界和學術界的 200 多位聽眾講“一帶一路”。我講話後，聽眾向我提了 18 個問題。新加坡與中國的關係是很密切的，但從他們的提問中可以看出他們的疑慮和擔心。新加坡一位高級外交官私下對我說：“吳大使，中國是大國，世界上的小國居多數，小國對大國具有一種與生俱來的懷疑、擔心乃至恐懼。”要實施“一帶一路”，我們必須直面這種現狀。化解對方的疑慮、擔心乃至恐懼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不化解，“一帶一路”的倡議就無法推行。

那麼，如何消除這種疑慮？如何實現這樣一個目標宏偉、內涵豐富、時間跨度長的偉大倡議？習近平主席提出要共商、共建、共享。習近平主席一連用三個“共”字是很有道理的，這就是說中國一家辦不了，必須同人家商量才能辦成。中國有自己的利益，有自己的需要；“一帶一路”上的國家也有自己的利益，自己的需要。共商就是要找到雙方利益的匯合點，在利益匯合點的基礎上開展合作，共同構建利益共同體。只有使雙方的利益得到發展，雙方的需要得到滿足，才能談得上共享。

實施“一帶一路”必須高舉合作共贏的旗幟，一切背離合作共贏的思想和觀念都必須堅決摒棄。近若干年來，我們經常聽到一些似是而非的說法。有人說在對外合作中，“中國的國家利益要最大化”。此言聽起來非常豪邁，但仔細想一想，這是自作聰明。你對別人說“我的利益要最大化”，對方會怎麼想？對方會想：“你的利益最大化，那就意味著我的利益最小化。”人家會幹嗎？

還有人說，“一帶一路”必須中國掌握主導權。甚麼是主導權？主導權就是控制權。國家與國家是平等的，你來主導，我就是被主導。請問在今天的世界上誰願意被主導？如果一方想主導另一方，最後肯定不會有好下場。還是習近平主席倡導的共商、共建、共享是有生命力的。

實現“一帶一路”的倡議必須按規則辦事。這個規則必須是國際公認的規則，不是一家定的規則，也不是潛規則。我們在實現“一帶一路”倡議的過程中，必須堅決按照大家都接受的國際規則辦。國內那些不符合國際規則的東西、各種各樣的潛規則必須堅決摒棄。

“一帶一路”的倡議是開放的、包容的，不僅是中國和“一帶一路”上的國家參加，而且歡迎美國、歐洲、日本、澳大利亞等國和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亞洲開發銀行等國際組織參加。發達國家、國際組織有很多成功的經驗，也有失敗的教訓。我們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過程中，一定要認真吸取他們的成功經驗，避免過去所犯的錯誤。

“一帶一路”是一個嶄新的事物，我們過去沒有做過。我們在做的過程中缺點和錯誤勢必難免。我們要允許試錯，關鍵是要認真聽取各方的意見，有錯就改，及時糾正。

實現“一帶一路”的倡議關鍵是人才。3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們培養了不少對外合作的人才。然而，“一帶一路”的規模如此之大，時間跨度如此之長，需要好幾代人才能建成。在實現“一帶一路”倡議的過程中，我們不僅要把自己的人才用起來，包括今天在跨國公司裡工作的有成就、有經驗的人才，以及國際上的人才也可以用起來。這就是全球化提供的便利。全球化使得資本、商品、技術和人才在全球流動。“一帶一路”是造福全人類的事業，當然需要把全球的優秀人才吸引過來才能做好。

綜上所述，“一帶一路”確實是一個意義重大、影響深遠的倡議。實現這個倡議，需要我們同“一帶一路”上的各國以及國際社會一道堅持不懈地努力，共同構建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世界。

圍繞亞投行的全球大辯論

2015 年初以來，國際上發生了許多大事：烏克蘭危機、伊朗核問題達成框架協議、美國與古巴關係走向和解、圍繞亞投行的全球辯論等。我以為，亞投行一事不可小視，影響深遠。

亞投行最早是 2013 年 10 月 2 日習近平主席在對印尼進行國事訪問，會見印尼總統蘇西洛時提出來的。10 月 10 日，李克強在中國與東盟 10+1 領導人會議上，進一步提出了亞投行的倡議，得到了東盟方面的積極響應。2014 年 10 月 24 日，包括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新加坡等在內的 21 個首批意向創始成員國的財長和授權代表在北京簽訂備忘錄，決定要成為創始成員國的國家必須在 2015 年 3 月 31 日前申請加入。21 國全是亞洲國家，沒有一個西方發達國家參加。但是到了 2015 年 3 月 12 日，英國率先提出要求作為創始成員國加入亞投行，德國、法國等一大批歐洲國家紛紛效仿，緊隨其後。亞投行的創始成員國現已達 57 個，涵蓋了除美國、日本、加拿大之外的主要西方國家。

亞投行一石激起千層浪，引發了一場意味深長的全球大辯論。這場大辯論至少給我們以下三點啟示。

西方不是鐵板一塊

冷戰期間東西方對峙，認為雙方都是鐵板一塊的思想盛行。其實天下沒有鐵板一塊那種事。西方不是鐵板一塊，這一點毛主席早就看到了，提出了兩個中間地帶的理論。1964 年 1 月 27 日，中法建立了外交

關係，證明這個理論是站得住腳的。其實，西方不是鐵板一塊，東方也不是鐵板一塊。中蘇分道揚鑣，當時蘇聯領導的“大家庭”矛盾重重，就是明證。

1991 年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世界加快了向多極化的過渡，時代主題從戰爭與革命轉變為和平與發展，世界更不是鐵板一塊了。但是，在冷戰時期形成的鐵板一塊的思想，仍然有強大的慣性，好像天下就只有兩種顏色，非黑即白，這本身是形而上學的。然而，這種形而上學的慣性思維仍然在影響著一些人對世界的看法。

英國加入亞投行後，引發了美英之間的一場公開對罵。美國指責英國“背叛”“綏靖”。這兩頂帽子可真不小。一講到“綏靖”，人們就想到 1938 年 9 月 29 日德、意、英、法的領導人希特拉、墨索里尼、張伯倫和達拉第在慕尼黑達成的出賣捷克斯洛伐克的協議。英法對希特拉的綏靖政策，引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這兩頂大帽子好像是說今天的英國首相卡梅倫就是當年的張伯倫，中國就是當年的德國。英國毫不示弱，反唇相譏，指出這根本不是甚麼“背叛”，強調亞投行會促進亞洲的經濟增長，亞洲的經濟增長全世界都需要，對經濟增長“綏靖”有甚麼不好？英美之間有著特殊關係，英國是美國最親密的盟友。雙方之間爆發如此尖銳的對罵實屬罕見。

美國國內對亞投行的意見也不是鐵板一塊，主張美國加入亞投行的大有人在。

日本國內圍繞是否加入亞投行的問題展開了一場辯論。日本政府的立場未定，但是日本駐華大使木寺昌人公開對媒體表示，主張日本加入亞投行。一個大使在本國政府尚未表態之前，就對媒體表明自己的立場，這是不多見的。

意味深長的是，我的一些美國和日本的朋友私下告訴我一個有趣的事實：20 世紀 60 年代初，當年日本提出要建立亞洲開發銀行時，美國

的第一反應也是強烈反對。看來美國是把國際金融看作自己壟斷的勢力範圍，不允許別人插足。

不要把西方看成鐵板一塊，鄧小平同志給我們做出了很好的榜樣。1989 年之後，西方對中國實行制裁，停止了與中國的高層來往。有些人對形勢看得很悲觀，但是鄧小平同志明確地指出：

對國際形勢還要繼續觀察，有些問題不是一下子看得清楚，總之不能看成一片漆黑，不能認為形勢惡化到多麼嚴重的地步，不能把我們說成是處在多麼不利的地位。實際上情況並不盡然。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剛剛暴露出來。我們可利用的矛盾存在著，對我們有利的條件存在著，機遇存在著，問題是要善於把握。^①

小平同志這番話像一盞明燈，引導我們對西方世界進行了仔細的分析，發現西方根本不是鐵板一塊。在黨中央的領導下，我們不僅打破了西方對中國的制裁，而且迎來了中國外交的黃金時期。

今天中國的處境比 1989 年大為改善了。有些人還把形勢看得非常嚴峻，以為西方是鐵板一塊，我們陷入西方的重重包圍之中，大難即將臨頭，這是經不起推敲的。

擺脫了形而上學的鐵板一塊，我們的思路就會開闊得多。我們就會看到，中國與世界的合作大有文章。

^①“國際形勢和經濟問題”，《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 10 月，第 354 頁。

軟實力就是要有好點子

近些年來，我們國內談軟實力談得很多。在我看來，軟實力絕對不是卡拉 OK、自娛自樂。你提出一個點子，世界上多數人搖頭，這不是軟實力。世界正處在一個大變化的過程中，中國外交的軟實力，就在於能提出得到世界多數人喜歡、支持、贊同的好點子。亞投行就是這樣的好點子。

亞投行這個點子為甚麼好？好就好在佔領了道義的制高點。一個國家的利益絕對不是道義的制高點，亞洲的共同利益、人類的利益才是道義的制高點。

過去幾十年，亞洲特別是東亞的經濟表現全球矚目，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中心。東亞的增長率大約為全球平均增長率的兩倍以上，亞洲的經濟增長成為拉動全球經濟的火車頭。但是東亞也有自己的軟肋，這就是基礎設施不足。按照亞洲開發銀行的估計，今後五年亞洲的基礎設施需求大約為 8 萬億美元，而現存的國際金融機構，諸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根本無法滿足這個需求。中國倡議成立亞投行，就是為了適應亞洲基礎設施建設的需求。亞洲基礎設施改善了，就會為亞洲的經濟增長提供源源不絕的動力。中國的點子使亞洲受益，全世界受益，我們就佔領了道義的制高點，佔領了道義的制高點就會所向披靡。亞投行從最初提出到現在，不過兩年的時間，在籌建過程中就如此成功，生動地說明了佔領道義制高點的重要性。

合作共贏，威力無窮

習近平同志擔任黨的總書記以來，在多次有關國際形勢和外交政策的講話中，都十分強調合作共贏。他與奧巴馬總統所達成的構建中美新

型大國關係的共識中就有合作共贏。他還倡導要以合作共贏為核心構建新型國際關係。“合作共贏”這四個字字字千鈞，反映了世界的變化、當今時代的主題和時代潮流。

今天的世界是由舊世界演變過來的，舊世界的時代主題是戰爭與革命。戰場上是你死我活，不可能共贏；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力行動，也不可能共贏。只有時代主題變化了之後，從戰爭與革命轉變為和平與發展之後，才可能有合作共贏。

合作共贏的對立面是零和博弈。我們千萬不能低估零和博弈對人們思想和行為的影響。零和博弈的思維不僅在冷戰時期有，大概在冷戰之前人類幾千年的文明史上，遊戲規則就是零和博弈。甚麼是零和博弈？就是我勝你敗、我贏你輸、我得你失。人類過去幾千年不就是這樣過來的嗎？零和博弈存在了幾千年，形成了強大的慣性。不管你是否意識到，人總是生活在慣性之中。慣性影響著人們的思維和行動。

合作共贏是一個嶄新的事物，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合作共贏既然是一個新事物，必定會有很多人對其持懷疑的態度，不相信。特別是中國人做甚麼事情，提出甚麼倡議，世界上總有一些人不喜歡、懷疑、擔心甚至害怕。然而你喜不喜歡是一回事，中國人提出主張的實質又是另外一回事。為甚麼亞投行這個思想提出來不久，就能夠得到那麼多國家的支持和贊同？因為大家看清楚了，亞投行所要追求的目標，絕不是中國單贏，而是合作共贏。決定一個國家政策的，是這個國家的利益。參加亞投行符合很多國家的國家利益，美國人想阻攔也阻攔不住。

關於亞投行：美國錯在甚麼地方

關於亞投行，美國人要我用英文寫一篇文章，他們出的題目是：“美國錯在甚麼地方，現在該怎麼辦？”我同意了，給他們寫了一篇文章。

美國錯在甚麼地方？我說有三錯：誤讀、誤判、誤行。

誤讀是指誤讀了時代主題，誤讀了當今的遊戲規則。當今的時代主題是和平與發展，20 世紀很長的時間裡時代主題是戰爭與革命。時代主題變化是國際關係中最大的變化。在以戰爭與革命為主題的時代裡，鬥爭、對抗是國際關係的主導面；在以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時代，合作、發展是國際關係的主導面。隨著時代主題的變化，遊戲規則也發生了變化，從零和遊戲轉為正和遊戲、互利共贏。2013 年 3 月 23 日，習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的講話中指出：不能身體已經進入 21 世紀，而腦袋還停留在過去。美國對待亞投行的態度就是這種情況的典型事例。

誤判是指美國誤判了中國的意圖，誤判了盟國的聽話程度。中國倡議成立亞投行，是對現行國際金融機構的一種補充。亞洲開發銀行行長中尾武彥說：“估計到 2020 年，亞洲基礎設施的需求大約為 8 萬億美元。亞洲開發銀行根本無法滿足。”但美國人認為亞投行是要挖現行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機構的牆腳。可是，中國本身就是現行國際金融機構的成員，我們怎麼會自己挖自己的牆腳呢？

冷戰期間美國的盟國對美國的意見基本上是言聽計從，當時只有法國鬧一點獨立性，這是冷戰時期的情況。現在世界變了，冷戰結束了，盟國有盟國的利益，不可能事事都對美國言聽計從。

誤行是指美國自己不參加亞投行本身就不對，還要阻礙盟國參加，這是雙重的錯誤。

現在怎麼辦？我給美國人提出的建議是“迷途知返”。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有了錯，越早糾正越好。早糾正不丟面子，越晚糾正面子丟得越大。

亞投行這件事不可小視，它反映了世界的大變化。再按冷戰時期劃分陣營的辦法不靈了。

亞洲能解決自身的安全問題嗎

2014 年 5 月 21 日，習近平主席在亞信峰會上講了這樣幾句話：“亞洲的事情歸根結底要靠亞洲人民來辦，亞洲的問題歸根結底要靠亞洲人民來處理，亞洲的安全歸根結底要靠亞洲人民來維護。”

1823 年，美國總統門羅提出：“今後歐洲任何列強不得把美洲大陸已經獨立自由的國家當作將來殖民的對象。”他又稱，美國不干涉歐洲列強的內部事務，也不容許歐洲列強干預美洲的事務。

不能犯時代錯誤

2014 年 12 月 8 日在首爾舉行的世界政策大會（World Policy Conference）上，法國著名的外交家勒維特在會上發言，認為今天世界正在出現“新版的門羅主義”。其表現之一，就是習近平主席 2014 年 5 月 21 日在亞信峰會上的講話。

我當時在會上發言指出，勒維特先生犯了時代錯誤。時代錯誤是甚麼含義？1823 年，美國總統門羅提出門羅主義時，那是大國在全球進行殖民擴張、瓜分勢力範圍的時候。當時的遊戲規則是零和博弈。今天的世界進入了一個正和博弈的世界，遊戲規則是合作共贏。門羅主義是要把歐洲人排除出美洲。今天的中國同世界各國的合作都在發展，在中國的外國投資高達 1.5 萬億美元，根本不存在要把誰排除出中國、排除出亞洲的問題。

我去印尼的萬隆時參觀了亞非會議博物館。1955 年，29 個亞非國家在那裡首次舉行了亞非團結會議，並提出了萬隆會議的十項原則。看

一看當時各國代表的發言，要求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可能是會議上的最強音。為甚麼提出自己要掌握自己的命運？就是要擺脫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統治。當時的世界很多國家還沒有取得獨立，還處在殖民統治之下。擺脫殖民主義統治，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這是戰後形成的一股大潮，是一股推動人類進步的大潮。要求獨立自主、自己掌握命運，仍然是一條重要的原則。這條原則與門羅主義有著本質上的區別，門羅主義是要掌握別人的命運。

亞洲安全也需要國際合作

我們歷來主張，各國的事情由各國人民來管，地區的事情由地區來管，世界的事情大家商量著辦。亞洲的安全問題也是如此，當然要主要依靠亞洲國家和人民來解決。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在全球化的時代，各國的利益相互交融，出現了深度的相互依存。國際合作是必不可少的。中國過去 30 多年的大發展就是一個很有說服力的例證。

1978 年，中國決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行改革開放。改革是甚麼意思？因為我們認識到全球化是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中國要發展，就必須擁抱全球化。為了擁抱全球化，我們必須改變自己，適應國際規則。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開放是甚麼含義？開放意味著我們認識到，中國的現代化關起門來不可能實現，必須開展國際合作，把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用起來。

回到亞洲安全問題，當然亞洲人要發揮主要作用，但同時也要開展國際合作。

正如習近平主席在亞信峰會上的講話中指出的：亞洲國家在加強自身合作的同時，要堅定致力於同其他地區國家、其他地區和國際組織的合作，歡迎各方為亞洲安全和合作發揮積極和建設性作用。

歐洲在中國外交棋盤上地位上升

2015 年 8 月底，我應法國前總理拉法蘭的邀請，前往法國普瓦提埃市出席展望與創新基金會組織的論壇。拉法蘭先生告訴我，他從 2007 年開始，每年 8 月最後一週的星期五舉辦論壇，由他本人全程親自主持，都是以中國為主題，從不同的角度來觀察中國。本次論壇是第九屆了，過去討論過歐洲與中國的關係、對 2020 年中國的展望、中國與金磚國家關係、中國與非洲的關係、中歐中小企業合作的潛力等。這一次論壇的主題是有關歐洲、中國與俄羅斯的關係，重點從中俄關係的角度來觀察中國。

拉法蘭語重心長地說：中國太重要了，中國是 21 世紀國際關係中最大的變量，但中國遠遠未被世界所了解。他舉辦論壇的目的，就是要增進法國與中國、歐洲與中國之間的相互了解。相互了解加深了，合作的機遇才能抓住。

我認識拉法蘭十幾年了，他是法國一位有遠見的政治家，2002 年至 2005 年擔任法國總理。2003 年 4 月，就在“非典”疫情肆虐的時候，他毅然決然率團訪問中國。這是當時訪問中國的唯一的外國政府首腦。2005 年之後，拉法蘭當選為法國參議院副議長，現在是法國參議院外交與國防委員會主席。

我本人是第一次出席這個論壇，很有感慨。當今世界上，討論國際問題的論壇很多，但連續 9 年專門討論中國的，大概就是這一家。論壇出席人員的層次很高，有參議員、眾議員、大區和省議會議員、企業家、學界等大約 300 多人與會。

在本屆論壇上，有學者把中國與俄羅斯進行了比較，認為中國大發展，使 6 億人脫貧，相當於法國人口的近 10 倍。中國已經融入了世界經濟。相形之下，俄羅斯的發展則遠沒有中國這麼快。迄今為止，俄羅斯尚未融入世界經濟。

本屆論壇舉行之時，正值中國股市暴跌引發了全球股市暴跌的風暴。拉法蘭先生和會上發言的其他人士，對於中國經濟的看法相當理性客觀。拉法蘭在談及中國股市暴跌時說，這不只是中國的問題，這是全球經濟增長過程中出現的危機，相信中國政府完全有能力應對。他還呼籲美國、歐洲等各方與中國合作，共同克服這場危機。拉法蘭還專門就此在《費加羅報》上撰文，闡述他的看法。

我出席這屆論壇後，想了很久。我在論壇上所聽到的言論，與在美國的主流媒體上看到的情況有很大差別。當然，對於中國的看法，對於國際問題的看法，各國意見不一，這是常有的事情。但是，美國與歐洲的態度不一樣，這絕非偶然。

人們在回顧 2015 年的國際形勢時，很可能會把亞投行看成一件大事。2014 年 10 月 24 日，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等 21 個首批意向創始成員國的財長和授權代表在北京簽約，共同決定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截至 2015 年 4 月 15 日，亞投行意向創始成員國上升到 57 個，成員遍及五大洲。在此期間，最引起轟動的是，2015 年 3 月 12 日英國率先作為意向創始成員國加入亞投行，此後先後共有 18 個歐洲國家參加。對歐洲國家的這一行動，美國十分惱火，怒斥了一通，但也無可奈何。

2015 年 9 月 3 日，我國舉行了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70 周年的盛大閱兵儀式，美歐等國均在被邀請之列。但二者反應不一樣，美國僅派了駐華大使參加，但法國外長法比尤斯和意大利外長保羅·真蒂洛尼出席了閱兵式。了解歐洲的人都知道，外交部長在本國政壇上的地位是很高

的。美歐態度上微妙的差別十分引人注目。

2015 年夏天，我還去歐洲出席了一場討論國際形勢的研討會。由於是閉門會議，大家談得比較放得開。歐洲人士在會上直言不諱地說，歐美之間就中國問題經常進行磋商。歐洲對中國的崛起持歡迎的態度，美國總統也多次表示歡迎中國的和平崛起。但是歐美磋商時，美國人經常提醒歐洲人說：“你們不要忘記，中國是想當老大的！”歐洲人對此則不以為然。因為歐洲確信中國的經濟總量有一天會超過美國，但是中國與歐洲一樣都贊成建立一個多極世界。

在這次研討會上還有一件事情十分值得玩味。歐盟委員會前任主席在晚餐會上發表了主旨演說。有人問他：美國在亞洲正在加強軍事聯盟，顯然這個做法是針對中國的。歐洲對此持何態度？他回答得乾脆利索，說歐洲不會參加任何反對中國的聯盟。

1991 年蘇聯解體，兩極格局壽終正寢，世界進入了一個走向新格局的過渡時期。這個過渡時期大概會很長。在過渡時期裡，國際關係的主線是單極和多極之爭。美國要建立一個單極世界，歐洲和中國則不贊成，主張建立多極世界。這是中歐在國際問題上一個很大的共同點。這個共同點促使歐洲同中國接近，並與美國拉開了距離。在中國的外交棋盤上，歐洲的重要性正在上升。

從國際政治角度看，發展中歐關係正當其時。2015 年 9 月 7 日至 8 日在巴黎舉行中歐企業家峰會，歐洲方面熱烈響應。企業家的嗅覺是十分靈敏的，他們看到了發展中歐關係的機遇。要抓住機遇，必須加深相互了解，摒棄成見和誤解。

近些年來，有些中國人對歐洲經濟所面臨的困難看得很重。認為歐洲已經不行了，去歐洲最多是看看博物館。歐洲真的是不行了嗎？

要準確地認識歐洲，必須全面看。首先，歐洲是當代人類文明的發源地。歐洲的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等人類歷史上偉大的

思想解放運動，為工業革命、科技革命掃清了障礙。源於歐洲的工業革命、科技革命不僅改變了歐洲，還改變了世界，否則世界不會是今天這個樣子。

“二戰”結束後，歐洲人總結了兩次世界大戰和歷史上長達千年戰爭的教訓，決定要探索一條永久和平的道路。永久和平是多少年來人類的夙願，但始終未能實現。然而，今天你到歐洲去看一看就會發現，法德之間由於共同推動了歐盟的建設，形成了強大的利益共同體，兩國再爆發戰爭已經不可能了。這不能不說是人類文明了不起的進步！

當然，金融危機的中心依然在歐洲，希臘危機就是其反映。歐洲經濟復蘇乏力，歐洲人還在同金融危機的後果進行苦鬥。然而另一方面必須看到，歐洲有它自身的優勢。工業革命在歐洲畢竟已經 200 多年了。同中國相比較，歐洲仍然有著不容忽視的優勢。譬如，歐洲有很多好的品牌、百年老店，歐洲的創新能力很強，文化底蘊深厚，法制較為嚴密，有成熟的市場經濟。中國經濟有自身的長處和短處，與歐洲的經濟有很強的互補性。中歐雙方把各自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優勢結合起來，就一定能夠在產業鏈中佔據有利的地位，雙方有著巨大的合作空間。

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是一個十分宏偉的倡議，關係到整個歐亞大陸。要使這個倡議變成現實，歐洲是我們不可或缺的夥伴。

在世界大變化的今天，毫無疑問，對於中國的外交而言，歐洲的重要性在上升。對於準備走出去的中國企業來說，歐洲的重要性也在上升。中歐雙方要增進了解，加強合作，共同迎接中歐合作大發展的明天。

習主席成功訪美的啟示

2015 年 9 月 22 日至 25 日，習近平主席對美國進行了國事訪問。自 1985 年以來，這是習近平同志第七次訪問美國，也是他首次作為國家主席對美國進行的國事訪問。這次訪問是國際媒體極為關注的大事，也是一次艱難的、充滿挑戰的訪問。

2015 年以來，中美之間的矛盾、摩擦不斷，成為國際媒體報道的重點，特別是圍繞網絡安全、南海和人權問題，中美之間的立場尖銳對立。美國國內和國際上的一些專家紛紛發表文章，認為中美關係正在急劇地惡化，難以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國際上和美國國內一些居心叵測的人大肆渲染中美之間的分歧，好像雙方的對抗大有一觸即發之勢。中國國內也有人認為中美關係正在發生質的變化。所謂“質的變化”，不是向好的方向發展，而是向壞的方向發展，意味著中美正在走向對抗。

2015 年 5 月下旬到 6 月上旬，我去美國訪問，會見了美方的各界人士。一些長期對華友好的人士十分憂慮地對我說：“美中關係的氣氛很糟，為 9 月習主席對美國的國事訪問蒙上了陰影。”在上述背景下，國際上有些別有用心的人預言，習近平主席 9 月訪美可能會以失敗告終。

在習近平主席訪美之前，中外媒體對我進行了採訪，我明確表示不贊成他們對習近平主席 9 月訪美的悲觀看法。在習近平主席訪美期間，習近平主席和奧巴馬總統兩人談了 9 個小時，雙方發表了很多講話，國際問題專家們對這些講話進行了分析和解讀。9 月 26 日，中國外交部發表了 49 項中美雙方達成的共識和主要成果。國際社會看到中美關係

不僅沒有倒退，而且取得了重要進展，感到高興和寬慰；那些希望中美走向對抗的人則有點灰溜溜的。

中美關係是當今國際關係裡一對牽動全局、影響深遠的關係。毋庸諱言，中美之間存在不少分歧，有些分歧相當尖銳。然而，通過習主席這次訪美，在雙方的共同努力下，中美關係不僅保持了前進的勢頭，而且取得了重要的進展。這絕非偶然，是由以下因素決定的。

雙方堅持了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的正確方向

2013年6月7日至8日，習近平主席與奧巴馬總統在加州安納伯格莊園舉行了一次歷史性會晤，雙方達成了構建“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的共識，為中美關係今後的走向指明了方向。這個方向不是一方確定的，而是雙方共同確定的。

國家關係總是在不斷變化，大方向至關重要。沿著正確的方向前進，兩國的共同利益會不斷擴大，兩國關係的基礎會越來越牢固。方向錯了，那就會出大亂子。雙方確定了正確的方向，能否堅持就成為關鍵。這次中美元首會晤之所以能夠排除各種干擾，繼續向前推進，就是堅持了正確的大方向。

習近平主席對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的含義做了簡明扼要的說明：“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這短短的14個字，可謂字字千鈞！我對這14個字的理解是，“不衝突、不對抗”是底線，表明中美兩國元首決心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歷史上新興大國和守成大國走向衝突和對抗的例子太多了。中美兩國元首表示絕不會走這條路，反映出了兩國元首的政治意願。領導人的政治意願對兩國關係的走向影響巨大。“相互尊重”是前提，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一樣，相互尊重是必不可少的。“合作共贏”是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的路

徑。美國有美國的利益，中國有中國的利益，但雙方的利益有很多交匯之處。在中美利益匯合點的基礎上，開展在各個領域多種形式的合作，建立利益共同體，實現共贏的目的，就能夠不斷豐富新型大國關係的內涵。

在習近平主席訪美結束後，外交部長王毅對記者說：

“此訪取得的第一項成果就是‘雙方積極評價安納伯格莊園會晤以來中美關係取得的重要進展，同意繼續努力構建基於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中美新型大國關係’。雙方還一致認為，‘中美作為在全球具有重要影響的國家，應共同致力於維護一個強有力的中美關係，使之為全球及地區和平、穩定和繁榮做出貢獻。’”

時代潮流使然

習近平主席多次指出：當今世界，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成為時代潮流。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論斷，時代潮流是由時代的主題所決定的。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主題，20 世紀很長的時間裡就是在以戰爭與革命為主題的時代中度過的。然而，隨著世界的變化、人類文明的進步，時代主題逐漸由戰爭與革命演變為和平與發展，這是國際關係中最大的變化，也是壓倒一切的變化。時代主題不僅反映了某一個時期世界所面臨的主要矛盾，而且也指出了解決這些矛盾的路徑。

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後，就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勢不可當的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時代潮流。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引用過中山先生的四句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時代潮流的威力是巨大的，中國 30 多年的大發展就是順應了這股潮流。中美關係往前走，構建新型大國關係也是受到時代潮流的推動。

中美之間의 共同利益遠遠大於分歧

2015 年 9 月 24 日，在布萊爾國賓館會見奧巴馬總統時，習近平主席指出：中美兩國之間也存在一些分歧，但從中美關係的全局把握，兩國共同利益遠遠大於分歧，雙方合作始終是主流。

習近平主席的這番話不長，但十分重要，這是對中美關係的一個總體估量。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是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礎上的。共同利益越多，兩國關係的基礎就越牢固。共同利益的多寡，不僅決定兩國關係的質量，而且決定兩國關係抗禦風險的能力。

在過去 30 多年裡，世界大變化，中國大發展，美國也經歷了各種風風雨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從鄧小平到習近平的中國幾代領導人都說：“中美兩國共同利益遠遠大於分歧。”這句話絕不是外交辭令，更不是應景的話，而是有著深刻的內涵，起碼說明了兩點。

一是中國幾代領導人高度重視中美關係，在把握這對雙邊關係時，始終把發展共同利益放在第一位。把發展共同利益放在第一位，就會使雙方的共同利益不斷擴大，兩國關係的基礎越來越牢固，雙方就能更為妥善地處理各種分歧。

二是在大變化的過程中，中美的共同利益是在前進而不是在倒退，是在增多而不是在減少，是在走向合作共贏，而不是在走向衝突與對抗。事實也確實如此：在冷戰結束前，支撐中美關係的共同利益是共同對付蘇聯霸權主義；在冷戰結束後，支撐中美關係的共同利益主要是經貿合作。今天，支撐中美關係的有三大支柱。

共同應對全球性的挑戰。人類面臨的全球性挑戰，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嚴峻。請大家看一看，氣候變化、恐怖主義、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自然災害、流行疾病、跨國犯罪等等，沒有一個國家，無論其力量如何強大，能夠單獨應對這些挑戰。人類只有聯合起來才能生存下去。在過

去幾年裡，中美雙方在應對氣候變化、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應對埃博拉疫情、共同打擊海盜、聯合國維和行動等方面開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中美雙方對此都十分滿意，國際社會也予以充分的肯定。

雙邊合作的領域不斷擴大，涉及經貿、科技、人文、教育等各個領域。中美關係越來越植根於兩國人民的交往之中，深得民心，中美合作的社會基礎越來越牢固。

軍事安全領域的交流保持了發展的勢頭。毋庸諱言，在這個領域，雙方戒心都很重。如何減少戒心，關鍵是發展軍事安全領域的交往與合作。令人欣慰的是，近幾年來中美兩軍的交往不僅沒有受到兩國之間一些矛盾和摩擦的影響，而且保持了發展的勢頭。軍事安全領域是最為敏感的領域，在這個領域的交往多了，互信程度上升了，對推動中美關係總體的發展大有好處。

在習近平主席訪問美國之前，在中美關係中媒體炒得最熱的就是網絡安全問題，說甚麼中國通過黑客襲擊竊取美國的人事檔案和商業機密，嚴重危害了美國的利益，好像在這個問題上中美之間沒有調和的餘地，只會走向對抗。然而，就在習近平主席訪美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法委書記孟建柱對美國進行了訪問，與美國國務卿克里、美國總統國家安全顧問賴斯等就網絡問題進行了坦誠的會談。習主席在訪問期間也與奧巴馬總統就此進行了深入的交流，取得了重要進展。中國外交部公佈的習主席訪美成果清單中，關於網絡問題特別指出：

中美雙方同意，就惡意網絡活動提供信息及協助的請求要及時給予回應。同時，依據各自國家法律和有關國際義務，雙方同意就調查網絡犯罪、收集電子證據、減少源自其領土的惡意網絡行為的請求提供合作。雙方還同意適當向對方提供調查現狀及結果的最新信息。

中美雙方同意，各自國家政府均不得從事或者在知情情況下支持網絡竊取知識產權，包括貿易秘密，以及其他機密商業信息，以使其企業或商業行業在競爭中處於有利地位。

雙方承諾，共同繼續制定和推動國際社會網絡空間合適的國家行為準則。中美雙方歡迎 2015 年 7 月聯合國“從國際安全角度看信息和通信領域的發展”政府專家組報告，該報告旨在處理網絡空間的行為準則和其他涉及國際安全的重要問題。雙方也同意，就此話題建立一個高級專家小組來繼續展開討論。

中美雙方同意，建立兩國打擊網絡犯罪及相關事項高級別聯合對話機制。中方將指定一名部級領導牽頭，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和國家網信辦參加。美國國土安全部部长和司法部部长將作為對話的美方共同團長，由聯邦調查局、美國情報委員會和其他部門的代表參加。該機制對任一方關注和發現的惡意網絡行為所請求的反饋信息和協助的時效性和質量進行評估。作為機制的一部分，雙方同意建立熱線，以處理在響應這些請求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問題升級。最後，雙方同意對話第一次會議於 2015 年內舉行，之後每年兩次。

中美兩國元首就網絡安全問題達成的共識，被有些國際媒體認為是這次訪問取得的最重要成果。是甚麼力量推動達成了上述共識？是雙方的共同利益，即便在雙方存在許多矛盾和摩擦的網絡問題上也是如此。

迎頭相撞的代價太大，誰也承擔不起

美國是當今唯一的超級大國，軍事力量最強。中國是當今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隨著中國的崛起，中國的軍事力量也在不斷增強。中美兩

國如果發生衝突和對抗，後果不堪設想。

2014年10月，我去紐約與基辛格博士共進午餐時，他直言不諱地對我們說：“在美國，即便是最右的團體，也沒有人主張美國與中國發生戰爭。那樣的話代價太大了，誰也承擔不起。”

在全球化的今天，如果美國和中國這樣的大國迎頭相撞，那將是人類的災難。中國股市暴跌就帶來了全球股市的動盪。如果中美兩國發生衝突，造成的災難性後果將會殃及全球。人們常說中美兩國“和則兩利，鬥則俱傷”。其實不只是中美雙方俱傷，而是全世界遭殃。全世界稍理性的人都希望中美關係改善，而不希望雙方迎頭相撞。

我們在看到中美關係光明前途的同時，也千萬不能低估兩國關係的複雜性。中美兩國有著不同的歷史、文化和社會制度，兩國又處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在不少領域，兩國之間都存在分歧，有些分歧還是相當嚴重的，我們對此絕不能掉以輕心。為此，中美雙方要多方努力，管控好分歧，不要使分歧失控，更不要使分歧影響兩國關係發展的大局。習近平主席最近提出，對兩國的分歧要“建設性地管控”。所謂“建設性地管控”就是要積極地而不是消極地，把分歧點轉化為合作點。中美雙方對於網絡問題的處理就可能會成為一個成功的範例。

習近平主席對美國進行了成功的國事訪問，不僅中美兩國人民高興，全世界也高興。中美關係的發展，是中美兩國人民的需要，也是世界和平、穩定與繁榮的需要。這也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

重視全球大反思

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與世界的相互依存度從來沒有今天這樣深。中國發生的事情會影響世界，世界發生的事情也會影響中國。

李克強總理在 2014 年的兩會上做的《政府工作報告》，國際社會非常重視，媒體做了大量的報道和評論。國際社會的反應總體是積極的，但也有一些負面的評論。如何看待上述現象？我以為把這種現象放在全球大反思的背景下來看，我們就會有一種平常心。今天的世界正處在一個百家爭鳴的時期，全球在進行大反思。既然是大反思，既然是百家爭鳴，當然會有各種各樣的意見。

美國在大反思。美國 1776 年獨立，1787 年制定了憲法，1789 年選舉華盛頓為首任總統。從那以來，除去爆發了一次南北戰爭，以及不時出現的一些社會風潮，美國的政局 200 多年總體上是穩定的。

在我的外交生涯中，我在美國工作了 10 年，第一次去美國是 1971 年，中國恢復了在聯合國合法席位後，我去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工作。我在美國期間，與各界人士接觸很多，感到美國人對他們的制度和憲法是很自豪的，也是很有信心的。然而，今天我再去美國，看到美國人過去的那種信心已不復存在了，他們在反思。

2013 年 10 月 1 日至 16 日，美國政府關門了 16 天。原因是沒有錢了，美國政府的債務上限已經突破，再提高上限需要國會同意。而共和黨控制的眾議院跟奧巴馬總統搗蛋，政府只好關門，連預定的奧巴馬總統的亞洲之行也被迫取消。

美國的兩黨政治看來已經走到了盡頭，在兩黨政客看來，本黨的利

益高於一切，其他都是次要的，公眾的利益不管了。兩黨政治造成了美國人所說的“華盛頓政治僵局”，目前還無解。

歐洲人也在大反思。今天的歐洲，還在與金融危機進行苦鬥。2008年金融危機首先在美國爆發，後來由於歐洲的主權債務危機加劇，全球金融危機的中心轉移到了歐洲。歐洲的一些政治家私下對我說，主權債務危機反映的不僅是債務危機，而且是歐洲代議制民主的危機。

歐洲的主權債務危機，是政府過度舉債造成的，根子是代議制民主。各政黨領袖在大選的時候，為了討好選民，爭取選票，做出了種種允諾。大選勝利後上台，政府發現國庫裡沒有那麼多錢，要全部兌現選舉諾言，不可能，但一點都不兌現，也混不下去。要兌現部分競選諾言，那就必須舉債。這些政黨領袖十分明白，他們在台上也不過幾年時間，還債是後人的事。這就是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制度上的根源，如何破解這個難題，眼下還無解。

阿拉伯世界在反思。2010年底，在阿拉伯世界爆發了一場政治大地震，危機還在持續。敘利亞內戰就是這種危機的突出表現。敘利亞交戰雙方開始在日內瓦談判，談比打好，中國與國際社會一道為此做出了貢獻。阿拉伯世界動盪的形勢，目前還看不到盡頭。

阿拉伯世界的動盪與人民大反思密切相關。世界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一批新興國家在崛起。但是阿拉伯世界經濟長期停滯，大批知識青年找不到工作，畢業即失業。然而，一些正在崛起的新興經濟體，卻保持了高速的增長，人民生活改善。阿拉伯世界的停滯，與新興大國的崛起形成了鮮明的對照，阿拉伯世界的大動盪就是這種大反思的反映。

拉丁美洲在反思。2014年10月我去墨西哥開會，墨西哥對中國乃至亞洲的興趣出乎我的意料。墨西哥和拉美其他一些國家在20世紀70年代一度發展迅速，但後來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長期不能自拔。亞洲的崛起，使得拉丁美洲人覺醒了。他們建立了“拉丁美洲—太平洋

聯盟”，提出了向西戰略，也就是對太平洋地區、亞洲地區開放的戰略。

中國也在大反思。中國連續 34 年以年均 9.8% 的增長速度發展，使 6 億多人脫貧，這在人類經濟發展史上是沒有前例的。經過 30 多年的大發展，中國的進步是巨大的，但挑戰也是極為嚴峻的。環境污染、大範圍的霧霾、貧富差距拉大、城鄉二元結構並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觀、各種社會矛盾凸顯。今天的中國人也在大反思，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面，無論對甚麼問題，總是議論紛紛，有各種各樣的意見和看法。

人類總是在反思中前進。歷史上，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是大反思；歐洲的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是大反思；在近代，鴉片戰爭之後的 100 多年裡，中國出現了第二次百家爭鳴，這也是中國人進行的痛苦的大反思。

今天的全球大反思，有以下鮮明的特點：一是各大洲同時大反思，這在人類歷史上還是第一次；二是各國大反思相互影響；三是反思的結果會推動世界進步。

大反思是變革的前兆。從某種意義上，世界各國目前所進行的大反思，也是一種競賽，看哪一個國家能夠通過反思走到人類的前列。

把世界對中國的關注，把中國的大變化，放在全球大反思的背景中來考慮，我們就會更加理性、更加冷靜。這也會激發我們中國人，通過反思來使我們國家進步得快一點、穩一點，不僅為中國，而且為建立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做出貢獻。